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記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臙甘美。可以為養。則饒於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



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曾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其景衡薦志好古以有祿位為

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至乎聖賢之域其景衡年尚壯強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某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艾庵記

春官負外郎閩潘侯其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堅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

有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太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為何君子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為當其實見未可也三閭猶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

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
知侯不為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
乎且先治已而後効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已也起疾
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明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
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
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
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
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
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

不朽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
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
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為
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
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
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
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
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

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効之矣。今其入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為聖賢為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為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為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為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為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

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為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為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為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為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楚三石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

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勢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月一作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治之功以變

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襟穢汙化為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瀘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

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脩林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冰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停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來鷗亭記

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為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為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紛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為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是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

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瞶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
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
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
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
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
其為可樂姚子獨遇之所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為然哉
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
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
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為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
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
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
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親慕者之象寡觀今人
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為之業所慕得其人而
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為夸所為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
之賢者君子以為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
之所為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為京府
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

迎以養因名正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
之為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
之行已為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懼其威民信其令
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為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
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為鮮而能善其身為時令人如士
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
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為孝子
為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
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敏之為德
行施之為事功將奚所弗至它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
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
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
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為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
玉來教諭沔陽子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
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
是冬例朝京師子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
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
說之與叅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子與蘊玉皆然而

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歇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為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若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為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志，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以悟乎目，不特關典謨雅頌而後至。

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楛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異肆，學陋而易足，口馬而無得於心，書馬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益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夫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懈者，烏可

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
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
者期至於公卿為君子矣雖不為公卿無害也為公卿而
不足為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君子欲以古人
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
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
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
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

之借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為近之固不待
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取及也
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騫
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
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
相望吾以為皆不足以得道而吾吾疑季子魯仲連張子
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
往來于人間蓋或廢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
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眾
人而獨蘄不死於眾人異其不可異決也縉雲曹先生異

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為及
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
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
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為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
雲非可卧者也特以狀先生之高致以為世俗之譽闕汚
濁者不足以挽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
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為高哉先生飢而稍渴而
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淫于塵
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為先生之
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為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

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為曹邪先生名璟
字師宗子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
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
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
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
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馬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
上候其子肅以入張灯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
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

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昇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十章叙離遠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弗可得其視敬輝母氏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漱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念有稻魚衣有菜絲無求而自足無

愧而自適其得失為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

其待之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斫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為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之英雄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

子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為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為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為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為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休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

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為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為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則昭然若日月。况筆之為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曾不能復加。豪末而况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

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慕。李西平之有翹。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為學。甚專。器量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

為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為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為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居南陽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

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憇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為人也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繫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陵雲絕塵之概誠無得於內雖若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况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

引冥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滯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

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為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脩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為國之本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手。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礼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
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
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声色或誘之
肢体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
。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為斯須之計而不暇稍
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
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
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
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
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大。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

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為之防。巍巍高
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王
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
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
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
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
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
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
行以保乂。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
為斯頃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
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
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
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首得錙銖之利達則憚然自負為
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
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
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
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為思實乎其為言
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

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
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為之宰耳人孰無是心
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
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
與萬物同混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
而食饌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
賤貧而以舜自望謹為邦之道其用心為何如而豈同俗
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三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謂古轍
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
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為一息通四海於一體

大行則使昆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
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
泥于世俗者所能及于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
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
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
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
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為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
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

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也乎夫性受於天者也
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遠
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
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
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
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為果遠而難復其性
為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為
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
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
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

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
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
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
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
人之說為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体萬理之全而勇以
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
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
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為人信而通願而文
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子或
從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
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為吾齋
之記

會文軒記

關中自昔為都會地元季之亂群雄並起力爭兵拏久不
解邑屋罄於焚劫民物凋耗荆棘生市里中賴
聖天子出而綏之以英雄自命者喪魄失氣匍匐請死於
是四海九州復合於一封建大國宣布德威既踰二紀而
生齒日滋田野墾闢城郭無空土閭巷行者側肩而取道
蓋關中之盛復如往昔而西安王都所在尤以富庶稱于
時民之姦強者或死或亡後生涵濡治化耳目不眩于金

革戰鬪之事咸習禮讓而慕文學

天子亦嘉宇內之

和風化之成也復詔戡兵器以示偃武右文休息元元之心當是之時忠良之臣莫不潛諭德意思委心於學以佐當世文太平秦府右護衛朱侯由是名其西安公署之軒曰會文以著其志焉天下之亂也不有以除之則亂不息及其治不有以守之則治不能久安故除亂莫若武而制治必以文侯之志示後世使後世繼其業者在侯而又能篤好儒術與善士名人周旋往復取樂於詩書禮樂以為西土武士表式其志不亦可尚乎雖然文之道大矣發乎威儀而可觀見乎文詞而可則者文之餘也

存乎詩書禮樂之間措之政事而宜行之家國而順明昭乎天地而幽達乎鬼神者文之寓也。以之為臣則忠以之為子則孝以之自為則足。以善其躬以之為人則澤被乎衆庶此則所謂文之本而非有志者不能識也。得此以事君則周召之業可偕得此以治國則管葛之功可並得此以將三軍為國藩衛則古之名將不能有加矣夫以侯之美才而遭逢聖世佐王國以忠乎天朝其有得於文者蓋必有在蓋亦思

皇上造邦圖治覆育生成之恩追惟先人樹勳奮略以遺後嗣之勞不私乎一身而惟社稷生民是念不苟玩一時

之安而以著不朽傳千載自期履忠踐孝卓然為大國名
臣則信可以為文矣苟徒屑屑焉於文之餘事非特異於
侯之初志亦非閔中士民望於侯之意也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
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
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
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
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
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

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
糾貪殘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
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
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
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
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
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
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
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
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

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懼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而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絕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

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周君彥德，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大書其類，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發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喏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烏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心感焉而勿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惑者，事也。揆事

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勿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眩之，曰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退而即於斯室，各著其志以自做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夫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夫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心，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可不謂知所務也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豈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之所以記之，亦以勵同志也。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而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俛，暑不遑褰，疲不暇憇，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繫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

知其方因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膏攻万牛之毛以之明
道繫影以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
為不悟尚脩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逢迎阿比以取嘖咲屏
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穿巧寬則致侮嚴則取
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
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
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
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
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

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脩羽不
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
將不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寘而不死吾今忘其為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
所以耕非特忘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
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
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
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
縲智計相挺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
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

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無
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
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
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歎者曰人惟
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
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
以為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為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為威有
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

上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
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
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
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
人望之者以為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而視其所
居為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
一室為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
行鳥逝不須更存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
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
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

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航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航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為固。而况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為也。必有為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泉誰為之。而誰航之乎。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

與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惧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為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為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觀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為能。或尚黃老以無為。為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

為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感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貨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為有識者

客為好學是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為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為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其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

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為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

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所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鸞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為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聵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族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真治之已熟，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

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齊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士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為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為，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蕙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騁太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過言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蕙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

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千年無材知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之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蕙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蕙者有矣而慕乎蕙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

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勵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蕙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蕙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

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焉，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窟而相與論之。

好無文規，雖美余亦慕古之遺書，密時身計，可與之交。高深而盡，其味亦何復，則無之入，或無可與者，其困。一日無，無其之，且警，其甘，則之和，雖累，却日不食。其心，其情之，是尚也。國家可，則幾十五無，其心之，其情之。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舒先生書

舒君足下，其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八在

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弥日，恍然如聯席交，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

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置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回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

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楊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闕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為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揚之當其發難折辨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

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
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
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
者又何幸哉是下大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
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
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
以為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
以為是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
患衰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
心於是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慙妄以

為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為得之若以
古人為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為俗人所笑今是
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
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
讓是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見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
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休他人之我先彼未為無見但立
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
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
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帥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
也故繼以為告是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

齊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是置齒牙間哉

上胡先生書 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為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為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為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越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

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其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其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益多則以為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

德文章聞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
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
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
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
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
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
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
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
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
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

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為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
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
焉某始而喜中而惧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
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
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
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
思見焉同門者相我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
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為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
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
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

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
為善期其至於大者耳其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
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
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
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
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為可樂始者
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
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
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
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為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
英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
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声色可
以適其心與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
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為宜然耳其心弗以
為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
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
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
改容而加札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
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
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
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尔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
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歎而上
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其眇尔之小子
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為齒甚少為
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為奇
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
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為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
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
而受過實之稱此其之所為懷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
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
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
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
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
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為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
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
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
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

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崇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為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為斯道喜而其人_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其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不宣

與友人論井田書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興墜地已

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是以乘勢有為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為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如見吾之_作擬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為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為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機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軟血而嚼毛衣皮而寢車為巢為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為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

室

室上疑
脫宮字

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

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
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
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
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為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
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
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

其端已見矣桀

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
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為而少哉今天下喪亂
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

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為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
為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
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
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
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
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尊之唐太宗
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疏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
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
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
法而豈強欲堙甲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

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
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為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
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
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
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
僕鄙固之意以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
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
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
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
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為陳涉韓信非有陶

朱之富而豈富者為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
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
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
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
且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
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
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
可不以井田為治士夫知安之章智顧不如愚者哉抑習
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
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

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為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為辨性頗質又不喜為辯故真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答劉子傳書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喜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忤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尔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

時名太早為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

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况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

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為之發熱况形之於簡

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

大夫有愛王者見白石即以為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

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

之為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

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

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為足下言之僕有

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執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

甚僕私竊憤之。以為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為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劫。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群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

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立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為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為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為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吞王仲縉書五首

僕為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徒然與世浮

沉非有超群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
 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
 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
 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
 胡先生屈已推獎之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
 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
 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况
 眇尔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為不引而稱之則
 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為遜讓
 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

以為然則過於听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
 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
 備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
 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
 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
 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願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听而溺
 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
 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
 於吾珠乎月之明且潤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
 之而愛珠者寧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

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是下遂以迂實之，得無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為愛，不若規其過之為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之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啻僕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馱馱享大璧之為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為報，不敢徒然取而真然已也。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下之見忘耶。

忽恭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為文者乎？則當求之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為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超乎奉上，馭下道未始不

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給而為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仰出矣能日澹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之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又能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執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存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為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竒用志旣偏卒之學為竒怪終不可成而為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竒怪者以其美也而竒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竒怪詩三百篇亦未嘗竒

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札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為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首謂於司馬遷。班固。則迂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為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

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鼯狄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是下之所為。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後其源而導其流。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為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使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卒蚓而不足以為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抽而不足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

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者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是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頃時相與議論有益也不宣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害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

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為師俟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况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闇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歛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

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

書

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誠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

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誅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
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
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
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
傳者猶慨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
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著疑下所稱著
書三教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
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
垣牆內顧歎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
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

道輒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
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
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
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
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
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
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
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
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
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

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
駭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
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
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
其能度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
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
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
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
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省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
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
告我則是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
以著書為勸

與郭士淵論文書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
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為加
安而食為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
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
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
以長其辭辨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
離旅寓之思為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

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為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為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為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

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怒其或

失墜也必生博特異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
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
亦深望焉更為謝林君熈意問學以法六經為務倘有所
得即以見教僕之凡當不一叩而已也

荅俞敬德書

其鄙樸慙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
其愚守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
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
禮貌枉書賜問某孰慕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
慙慙甚至某

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為

文辭

頤長鬚言如轉丸

為當也所喜者不可

好豐

學彼皆自以為出群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
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
居况足下秉深達之識謹直之論乎可否於殿陛間其志
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為心者自宜藐視一
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
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為人苟
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况於某哉雖然足下殆
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

初入學讀其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
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與同輩諸

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

仕宦者不足道以為聖賢之學自可以立外至

者不足為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
人北遊濟上歷鄒魯是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
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為
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
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
若尔迄今又五六年閱理茲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

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
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其誠信其然故
不自放於俗每無有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為言語道
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
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
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抑制若中無絲
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况大賢魁儒如曾子
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
其為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其者笑足
下矣然是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矚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為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之，下應乃爭論，輒笑是下為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為怪，此可嘆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是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據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谷林子山書

某愚慙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為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悅而承之。况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為知愛，謬為恭敬，為盡禮，切磨箴規之益。

卷十一
十七
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為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紃獨孟子之湯異端

慎堯舜之愛民

且孔子之

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

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非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為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

理過人遠甚矣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為弗知以試其耳
其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為
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與葉夷仲書

其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
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執後四年先
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
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其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
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
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為書

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為憂
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其每展卷一視輒涕泣
不自勝以為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
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
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
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為不讓
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為善守法以陷
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其之所大
痛深惧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
有遺行道常若豺豕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

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授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靈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禋未終趨五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此流俗訾笑以為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為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

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非之躬之所蹈者此也惟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豈足為學哉其誠知不敢自息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哉其狂天乎其在人乎竭

之所稱 固能有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為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

漢之郭黃知所依居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声光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称者貴賤果何如也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变之来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数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其闡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以教命焉

其可曉也

先人之文者而副執事乎

明其盛德宜可知

與葛誠夫書

京師人來傳至所惠前月四日書始讀而憚然再讀而悚然敬驚一作恍然自失而不已徐而尋之乃知是下待某者甚至望某者過高而所以自期者甚遠且博也東陽至京師千餘里某嘗與是下交凡四五見夫見之日淺情踈而易忘道途相遠則意怠而不思在人皆然今是下乃枉問垂教嘉其名譽而勉之属属乎其情懇懇乎其言皆僕之所不敢望而得者乃忽見之此所以喜也然人之称某者以文而某初不知其可称與否藉使可称亦何譽之有古

之人未嘗以文名非惟不以名亦不知為文也道德集乎躬發乎政教則可

約而明質而簡不然則而昧誕而枝故因其言而考其

德生乎千載之上不能逃乎千載之下其醇與駁一舉目

而瞭焉如見其心腑道而已而道者

非難知而不可行也其原出於天其理具乎人其事行乎

君臣上下父子內外之際而不外乎居處語默挹讓視听

之微古之明此道者莫盛於孔子莫詳於子思莫要於孟

子而孔子教人不過乎孝親敬長信友子思以為之

不遠人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切

論非若老氏

要詭或使人

從

之也

下乃遐親

覽

八所謂

無宵冥之間天地萬物之使暇則

加諸意則所謂道者果何道耶易大傳所論陰

陽之道天地之化生生而不已者驗而察之可知也足下

謂淵乎若虛宵乎若微曠乎若無偶沛乎若有為是不幾

於老莊之所謂道者頌好為大言者多遺近而務遠棄

人而徵天大傳之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之言上天之

載皆推此道之

以善一性而

歡衆人日用而不知

過

能所其

意豈不欲人足也其今之所以知

於怪往往而入於異端學之若其容貌聲音不

可接矣獨以其書耳書之出於聖人之言及剛而定之者今與經無故盡心於求道者乎六經猶

穀粟療飢芥以為斷火以為習靜之際聖人之教人曷嘗若是

近而身而家而鄉黨遠而國而天下止以事君下以治民而聽訟理財讀律平量為約束以教人生產樹藝畜牧

均之使勿爭導之使無倦大而治曆象順時令祀神祇脩紀綱飾儀文理兵律皆學道者之所宜講而行者非出於

道之外也安可不加意乎此某之愚未解而悚然驚恍然自失者也美

是非則孰如何非待集之至

而不

是

之責發而陳之又恐獲罪是下而招訕上之議然之者不謀道久矣有好之之心每患於自足虛心以擇善又患朋友之不言私心竊高是下所務過衆人而異於流俗也故不敢隱其所言之下或不以其卑近而辱教之求為至當而後止豈不美哉與許士脩書二首

希魯來知是下已就校師甚以為喜是下行方志果樂古
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
僕喜者非為是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
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
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為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
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為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
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
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致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
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為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
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為人言

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為宜
然者獨是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是下時是下窮居無異
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
是下為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
歎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
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
然使執筆從是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
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
之道其功用甚大是下毋辭且讓為也古人不苟著
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况是下不以貴賤動心

者足下

朽矣

之累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
乎僕新自發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

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通緩者其誠足罪也然
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
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
下之詩譬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為可寶矣苟又
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為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
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
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

何所取之異耶雖然後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
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
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
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
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
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鄭叔度書六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
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
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

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狂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務利，胥夸世以為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魚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飢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

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鄰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為迂。雖姻連密迩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為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於於擬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婆無所往，故至于足下。

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為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為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突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

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為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因陋之私也是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辨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為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

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弥日不能自解
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
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
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
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
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
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
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之哉譬如登泰山之
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則見但釋鵲周見齊

魯滕薛梁鄭衛趙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
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
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
人終不暢達而過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之知
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
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己甚夫屈原之離騷憂
世憤戚呼天自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
辨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
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
徒亡浸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

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為
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而作與合
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
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
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
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
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
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
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
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

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
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
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
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
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
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
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
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
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
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

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為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慙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為友乎向而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為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

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意不適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為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尔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為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

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為文也為斯道之不
 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少者數十篇雖
 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為文哉
 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
 言語為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
 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為文也
 游夏之學為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
 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為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
 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
 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

畢慮而為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
 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
 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
 以下斯道不明為士者以文為業能操筆書尺紙為一時
 輒自負以為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
 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為道可乎
 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
 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為過也使漢
 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

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
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
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為文而
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
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
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不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
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
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
耳何足以為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
易為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

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
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
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
賢人也辨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
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
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為孔孟累也直為後世
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
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
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為朋友而不
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

而毀來乎夫人性質豈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與與之詡笑往復者為誰歟與之論辨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惑否則以為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為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

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過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污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辨之不明不措也僕悞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高其辭以輔不逮不宣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

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為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敬愛親密少聞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為黑世人則以為白僕以為是世人則以為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喜其慇懃之好

託昆弟之歡效言君子交友之義務為疏規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

多脫誤

為僭

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擇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南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

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
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
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
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
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
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
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為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為
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為志至道家以無名為大善將兵者亦
以為無智名為讀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高代卒以招謗缺
於當世况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過

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債敗宋
之時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
重名然為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
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
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
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為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
之所得者大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
以傳萬世能盡而克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
以為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
否則不為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

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為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不宣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為可常以離遠為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為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為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為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本天之所為推禮義之族為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字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為本惟伏令伯

諸老先生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與言悲但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敬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况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其寫類集各截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為最踈闊每抵掌論議可謂之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

而虛名為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未得店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辨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壯朽劣至此尚何之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為憂汲清泉淪麥餼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為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

從執筆遣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為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間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辨大令兄叔車得子

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燭耀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見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伏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為
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
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
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為何語
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辨其故豈
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為戲耳足下與僕平居
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為真而不忘於言乎使
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
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
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

見

不置喜愠於中况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人不求
必形於夢寢為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
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
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為相知
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
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
坐名字為人所稱道故為所忌耳去年夏為仇家誣辟所
及幸得脫至冬又為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
年誣辟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
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余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

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安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
安而後為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慙愚然其行事之下
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
相規乃若是天者果何為命者果何為士之處世果何為
而可使為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為惡從欲合之而不可
合也况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為善為天所福乎僕前之所
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
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
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
當為此不當為彼語曰寧為瓦全無為玉毀此無識者之

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
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為美耶太史公之
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揆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
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邪薄公邪後世乃定今
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在名教而曾
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遊辭
頗自厭恥欲求為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
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
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
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字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

僕

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
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為懷所望不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中, 未, 樂, 天, 何, 吾, 言, 下, 回, 難, 下, 庫, 之, 王, 山, 豈, 南, 不, 疑, 之, 氏, 者, 未, 定, 誰, 也]

110X
134
16